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五辑】

孟 心 史 日 记
吴 慈 培 日 记

孟森 吴慈培 著 谭苦龢 整理



凤凰出版社

“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五辑】

张剑 徐雁平 彭国忠 主编

孟心史日记·吴慈培日记

孟森 吴慈培 著

谭苦龢 整理

本辑执行主编 徐雁平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孟心史日记 / 孟森著 ; 谭苦鑫整理. 吴慈培日记 / 吴慈培著 ; 谭苦鑫整理.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8. 6

(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 第五辑)

ISBN 978-7-5506-2789-5

I. ①孟… ②吴… II. ①孟… ②吴… ③谭… III. ①孟森(1869-1937) — 日记 ②吴慈培(约1884-1915) — 日记 IV. ①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6243号

- | | |
|---------|---|
| 书 名 | 孟心史日记 吴慈培日记 |
| 著 者 | 孟 森 吴慈培 著 谭苦鑫 整理 |
| 责 任 编 辑 | 郭馨馨 |
| 装 帧 设 计 | 姜 嵩 |
| 出 版 发 行 |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25-83223462 |
| 出版社地址 |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210009 |
| 出版社网址 | http://www.fhcbs.com |
| 照 排 |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 印 刷 | 南通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南通市通州经济开发区朝霞路180号, 邮编:226300 |
| 开 本 | 880×1230毫米 1/32 |
| 印 张 | 5.5 |
| 字 数 | 143千字 |
| 版 次 | 2018年6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
| 标 准 书 号 | ISBN 978-7-5506-2789-5 |
| 定 价 | 39.00元 |
-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0513-80237871)

存史鑑今

袁行霈題



袁行霈先生题辞

「音實難知，知實難逢，逢其知音，千載其一乎！」（《古文心雕龍》）
知音——今讀新編稀見史料，利，真有治學知音之感也。

傅璇琮謹書

二〇一二年

傅璇琮先生題辭

殫精竭慮旁搜遠紹
重新打造中華文史資
料庫

王水照
二〇一三年
一月

王水照先生題辭

俸晚各處撥銀一毫 接取付平園接與伯和

園接畢 順臣園接老太園

子日早撥銀考功無一毫畢 替保東 赴省儲蓄銀

行取京師自奉水司服息 赴印刷局六錢半歸

晚各處子伯和來被良久 省辦左東園發畢

順臣園接取付平園

子日早撥銀考功無銀 赴省儲蓄銀

會儲余與趙保魚奉明信 赴省儲蓄銀

及十人又多減口不肯置買 余與保魚曉諭小日竟去

《中国近现代罕见史料丛刊》总序

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中华文明今天面临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

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槃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 1840—1949 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稀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稀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

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衰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勛勉,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歿,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年4月15日

前言

本书为《孟心史日记》与《吴慈培日记》之合刊本。

一

孟森(1868—1938),字莼孙,号心史,江苏阳湖人,近代历史学家。廪生出身,后在上海南洋公学及江苏南菁书院执教。光绪卅一年(1905),以广西边防督办之聘,游幕广西龙州。翌年(1906),入日本法政大学法政速成科,攻习法政。未卒业归,适值清廷下诏“预备仿行宪政”,聘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政法书兼任《东方杂志》主编。宣统元年(1909),任江苏省谘议局议员。民国建政,历任共和党干事、众议院议员、进步党干事、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等职。民国二年(1913),国会解散,议员停职,乃归沪不复出,而从事于著述。民国十七年(1928),再任江苏省政府主席秘书,未久辞职。其后,历聘为国立中央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及国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民国廿七年(1938),卒于胃癌,年七十岁。

孟氏早年从事于政法与实业,中晚年则专力治史,编著有《银行簿记学》《广西边事旁记》《谘议局章程讲义》《各省谘议局章程笺释》《地方自治浅说》《城镇乡地方自治事宜详解》《心史丛刊》《明元清系通纪》《明史讲义》《清史讲义》《霜猿集校订补注》多种,今人辑有《明清史论著集刊》《孟森政论文集刊》《孟森政法著译辑刊》《孟森遗稿汇刊》等等,而孟氏日记据纪年之先后尚存有五种:

(一)《粤行随笔》,记载光绪卅一年游幕广西闻见,系手稿,收入《孟森遗稿汇刊》。

(二)《留都交涉记》，记载光绪卅二年(1906)报章每日刊登满洲事之尤要者，仅有一序，刊于《政法学交通社杂志》光绪卅二年第一号。

(三)《视察蒙古郭尔罗斯后旗报告》，或作《蒙古郭尔罗斯后旗旅行记》《蒙古郭尔罗斯后旗旅行杂记》，记载宣统三年(1911)考察黑龙江省蒙地开发事宜闻见，先后刊于《宪报》宣统三年某号(下称“宪报本”)、《东方杂志》民国二年第九卷第五号(下称“杂志本”)、《时事汇报》民国三年(1914)第三期(下称“汇报本”)、民国三年石印本《古今游记丛钞》(下称“丛钞本”)、民国七年(1918)铅印本《漫游志异》(下称“志异本”)。

(四)《旅行松花江日记》，记载民国八年(1919)前往东北处置其仲弟孟昭常后事闻见，刊于《禹贡》民国廿六年(1937)第六卷第十期。

(五)《养痾日记》，记载民国九年(1920)住入武进医院养痾读书闻见，系手稿，收入《孟森遗稿汇刊》。残稿无题，所谓“养痾日记”盖据所述补拟。

二

吴慈培(1884—1916)，字佩伯，号偶能，云南保山人，近代文献学家。监生出身，光绪卅四年(1908)，以捐纳验放直隶试用道员，历任东三省总督秘书、谘议厅议员、北洋官报局总办。民国建政，则任旧职，兼以访书、藏书、校书、刊书为事。民国三年(1914)，调任直隶巡按使秘书长。民国五年(1916)，卒于病，年三十三岁。著有《慈培书目》，而吴氏日记据纪年之先后尚存有两种：

(一)手稿，收入《历代日记丛钞》，题作《吴慈培日记》，起于民国元年十二月九日，讫于二年二月四日。此记原无纪年。其十二月廿五日条：“傅丈来，为言在上海所购佳本，不觉口角流涎。傅丈此行不惟得佳书甚多，且价无不廉，如所携小宋槧初印《论语纂疏》，精彩夺目，价只六十元，虽阙一册(阙首册，据云尚可物色得之)，亦可谓得宝

矣。”按，此处“傅丈”，日记之内亦称“傅丈沅叔”，即傅增湘。傅氏《藏园群书经眼录》卷二：“《论语纂疏》十卷……宋刊本。……壬子（民国元年）冬得于上海汲修斋，先得十九册，甲寅（民国三年）春复得一册，遂为完书。”《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民国二年第八函：“《论语纂疏》首册求便中为一谋之，若得完璧，拜惠实多，至恳至叩。……年侍生傅增湘顿首。”又第廿三函：“《论语纂疏》首册曾为物色及之否？至念。湘附注。”吴氏日记与傅氏书跋及尺牍所述皆一事，则知其之纪年始于民国元年。

（二）手稿，收入《历代日记丛钞》，题作《贩书日记》，起于民国四年正月一日，讫于八月十二日。此记不著撰人，亦无纪年。其二月十七日条：“星吾丈来诊，并延澄斋恽丈同诊。两丈意旨大略相同，谓少阴与太阴俱病，命门火微，脾阳不振，当亟扶脾肾，则肺不理而自愈，方用附子、桂枝、於术、甘草各二钱，伏苓、生姜各三钱，山药、牡蛎各五钱。”按，星吾其人始见此记正月初八日条，其云：“予自去年五月初患音哑。……赵丈小鲁荐满洲星吾年丈（尹良）医予疾，始晓然已前诸医之谬，亟用辛通法以祛积邪，进小青龙汤、括萎薤白桂枝汤各数剂。”星吾乃尹氏字，或作“莘吾”“新吾”。《最近官绅履历汇录》：“尹良，字莘吾。……满洲镶黄旗人。光绪乙酉科举人。……蒙藏院参事。”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廿八年（1902）九月廿一日条：“尹新吾来。……为人温雅，能文章，精医。”澄斋恽丈乃恽毓鼎。《恽府君墓志铭》：“府君讳毓鼎，字薇孙，一字澄斋，顺天河北大兴人。……邃医理，为人治病辄效。”恽氏《澄斋日记》民国三年十二月初八日条：“吴佩伯来求诊，失音几半年矣，肌肉瘦削，见之一惊，挟药方一巨束，几同射覆。尹新吾指为肺实。余诊其脉，颇非虚象，劝其服尹方（大小青龙方增减）。”又民国四年二月十七日条：“至北城为吴佩伯诊疾，与尹新吾会商立方。佩伯声哑气短，支离憔悴，对之可怜。”尹新吾亦即尹良。此引恽氏两条日记所齿及之人事既与《贩书日记》相互照应参合，尤其是后者之“二月十七日”更属符契无间，当知《贩书日记》乃吴

氏民国四年之日记。

三

此次汇辑校理孟吴二氏日记，作了如下工作：

(一) 孟氏日记，《粤行随笔》《留都交涉记》《旅行松花江日记》《养痾日记》四种，版本单一，各据手稿或者期刊整理；至于《视察蒙古郭尔罗斯后旗报告》一种，宪报本之发表虽早，今已不可得见，是否尚在天壤之间亦属不知。而杂志本刊于其后，实系残稿，汇报本、丛钞本、志异本之文字稍全，兹以汇报本为底本，余则校本。

(二) 吴氏日记，以手稿为底本，不再分题。

(三) 凡底本误须据文义或校本或他书改正者，以及底本不误而校本之异文亦可通者，均出校；底本不误而校本误者，不赘及焉；如一般书写或排植之误字、别字、衍文、复句，径改之，不出校；而罕见之异体字，径改作常见之规范字，不出校；凡同一人名或地名因译读或书写或排植而出现之异文，但取其较惯用或常见者一之，不出校；个别地方原文空阙，且无校补确据，但以“□”标出，以示存疑；为便排版，原有眉批旁注改以“〔〕”标出，附于有关正文或当日所记之末，随文附注改以“()”标出，注中之注再以“[]”标出；凡年月日系中历者，加注西历。

限于学力，此次整理之疏漏及错误必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谭苦龢

序 一

中华数千年历史，有一大怪现象。每当王朝鼎盛之时，往往盛产犬儒，思想沉闷，绝少新意。关于该朝之史，则多隐讳粉饰，难成信谏，必待该王朝倾颓覆灭，方能破除禁锢，掘出真相。此种情形，于清史为最。

孟森先生，号心史，晚号阳湖子遗，自逊清末季，即究心前朝历史，裨积盈篋，发其覆，徵其实，真知灼见，著作等身，被誉为近代清史学之开山祖。最可称道者，心史先生晚年以揭发满洲历史为职志，所撰《明元清系通纪》，卷帙浩繁，述论绵密，层层揭破爱新觉罗先世之神秘面纱，久为学林推重。后起史学家如顾颉刚者，更誉之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值得表彰”的三种著作之一。然于该书，尚有一大背景值得注意。晚清民国以降，边患日亟，东洋某国，阳为学术，论证满洲素为独立区域，不为中华所属，阴以辅助其政治侵略。心史先生所考证之清朝早期历史，则足证明满洲并非独立王国，乃我中华固有之区，某国谬论不攻自破。于此可见，心史先生之究心前朝历史，实有深意存焉。

综其一生，心史先生身处大变革时代，虽出身贫寒，屡试不第，然不坠青云之志，博学广闻，或投身立宪，参政议政，或导入新学，启发民智，或主办报纸，鼓荡风潮，或兴办实业，造福地方，绝不可单纯以“象牙塔式学者”目之。环顾周遭，或有生不逢时之叹，但其面对纷纭世事，时刻以家国为念，投身奉献，大义凛然，不为外物所屈，诚所谓“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也，蔚为一代知识分子楷模。

谭苦龢先生留心故国文物，近日电告，拟将心史先生日记哀为一